

G 卡领传奇

伍略\著

GUI ZHOU WENXUE CONG SHU

贵州文学丛书第2辑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

卡领传奇

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辑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设计 曹琼德

- **卡领传奇**
- **伍 略 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mm 1/32 10 印张**
- **字数:250 千字**
-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2000**
- **ISBN7—221—03636—5/I·674**
- **定价:9.80 元**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馑，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闇。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序

唐 挚

在我印象中，伍略是个很质朴的人。我和他本来并不熟，读过他几篇小说，知道他是苗族，笔下的世态人情，散发着苗家的风情意趣，仅此而已。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有机会和他同访苏联，共同渡过了半个多月，才有了些接触与了解，他给我的质朴印象，就是那时形成的。他不爱修饰，虽然是出国，也做了两身西服，穿在他身上，似乎总透不出什么“洋”味，倒是仍不失苗家本色，随意而散淡。他和同行的作家黎汝清恰成鲜明对照，黎汝清才思敏捷，浮想联翩，聚在一起时，常常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这时的伍略，却寡言少语，只是抽着烟，微笑着，倾听着，很少插话，也从不争论。我们参观、游览、座谈，他往往只听别人谈得热闹，自己则谦和安详地陪坐在一边，犹如老农，很少发表高见。只有烟抽得很凶，几乎一根接一根，须臾不离手。他这样沉默寡言，当然不是说，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只不过他朴素内向的性格，使他更其含蕴不露罢了。后来，我读到他写的散文《您好，涅瓦河》，访苏时一些我早已淡忘的人和事，在他笔下都活龙活现的再现于眼前。那位在俄罗斯餐厅偶然和我们邂逅，不请自来与我们用啤酒干杯的顿河汉子，给他写得神态宛然，甚至他“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毛料西装，不新，但质地很好，里面是一件深灰色的完全是俄罗斯款式的棉毛衫，下身是一条布料裤子，显得有些肥大。他身材伟岸健壮，两撇浓黑的胡须，一双小眼睛。”也描得维妙维肖。他不言不语，却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观察的细密，令人叹服。在列宁格勒的涅瓦大街上时，我们对这条曾在俄罗斯文学中多次读到的繁荣热闹大街，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流水般的人群，鳞次栉比的商店，令我们眼

花缭乱，伍略却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既想到彼得大帝当年建城时，命令每只船必须捎来石料三十方的历史，又想到《白夜》中，十七岁的娜斯晶卡正是在这里满怀梦想，演出了一串串悲悲喜喜的故事。

提起这段往事，是因为最近读收辑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时，又唤起了类似的印象。确实是文如其人，这些作品写得那么朴素实在，很少故弄玄虚，也没有什么花花哨哨，字里行间透露的是一份对养育过自己的民族和边远山寨独具特色的生活的热爱，朴素中蕴含着的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份深情。他有作为小说家对现实世界思索的深邃和观察的细腻，但也不乏照亮生活的浪漫巧思和丰盈想象。“独照之匠，阅意象而运斤。”通过一个小小的绿色箭囊，他就串连起人物几十年浮沉起伏的命运和几代人悲欢聚散乐章，以人物感情与心理的跌宕扣打着人们的心弦。在他笔下，流传于苗家人中的传闻、神话、轶事，源远流长的风习人情，全被吸收融汇于他神思意驰的构想中，无论那有关枫香老人护寨的神秘故事，还是剖开鲤鱼肚，加上豇豆毛辣果煮出来的酸鱼汤，还是吹奏芦笙，斗牛赛马，游方唱歌，祭祀腰箩神等等活动，都使作品散发着浓郁的苗族生活的泥土气息，传达出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为作品增添了别一番色彩，另一种情趣。

在篇幅较长的《卡领传奇》中，作者以猎户出身的黑老豹一生传奇式的命运，概括了苗岭山区卡领小城几十年的风云变幻、社会冲突与历史变迁，成为一幅特定时代的缩影，画出了几道苗家人文历史演变的轨迹。这个坐落在层叠苍莽中的边远山区小城，在十年浩劫中，同样被卷入狂涛恶浪之中，种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卑劣的幽灵，似乎都被煽动起来，调动起来，即令那样强悍倔强的黑老豹，也不得不在难以设想的、奇奇怪怪的坎坷中、折磨中，扭曲得变了形状。然而正是在那场美与丑的大激荡，大冲击中，长期的民族文化历史蓄积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品格，和顽强的是非感，仍然在生活征途的皱褶里与社会冲突的崎岖小道上，迸发出光彩。黑老豹在最危

急的时刻，毅然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生动地表现出普通劳动者内在的善与美，而这是任何邪恶力量压制不了，也扑灭不掉的。作者以对自己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和深沉感情，生动地表达了自己最切实的感受，传达着时代深处跳动的脉搏。

在目前出版业并不景气，严肃文学似乎颇不行时的情况下，伍略经过多年艰辛劳动积累的作品，有机会出版，使我衷心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在兄弟民族作家中，伍略无疑是一位坚韧不拔、默默耕耘、勤奋劳动，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作家。但我想，他的责任不限于此，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扶植、鼓励本民族的文学新人，也是他义不容辞的重任，这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努力，他的坚实的创作和诚恳认真的劳动态度就是一个榜样。“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年青的文学新人们，从伍略的创作历程中，我想也会得到应有的启迪罢。

目 次

序	(1)
绿色的箭囊	(1)
潘老岩	(28)
石雕的故事	(46)
呵,枫叶	(59)
老人	(73)
雾	(88)
九头鸟	(98)
卡领传奇.....	(144)
父子.....	(234)
四季莲花落.....	(250)
热风.....	(185)
摹拟法庭.....	(299)
南门涨水.....	(315)

绿色的箭囊

我国排球代表团从美洲一些国家访问回来时，带回来许多友谊的礼物，其中一件是一个小小的绿色的箭囊，箭囊上印着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箭囊里装着几枝洁白的塑料水仙花。

当中国排球运动员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进行过一次友谊比赛后的第二天，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妇女，跑到中国排球代表团下榻的地方，作了一次友好的造访。她把一个小小的绿色箭囊交与中国代表团，并告诉他们这是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运动员，在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后流落在巴黎时，赠送给她的一件东西。这次，她有幸看到了中国运动员的友谊比赛，感到十分激动，便把这个小小的绿色箭囊作为礼品，送给中国运动员，请他们带回国去。想来那个曾经参加过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早已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且可能就在体育界服务。她希望有朝一日，他会见到这件礼物。

这个法国妇女离去以后，我国排球运动员们便议论纷纷。这确实是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半年以后才解开。以下就是解开这个谜的人所讲的故事。



贵州省最西边的一个县份叫威宁县。从威宁县城再往西去一百二十多里，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坎。那里正是乌蒙山脉的纵深地带，在那连绵千里的万山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河流，名叫云卢河。就

在这条云卢河的西岸，栖息着几百户兄弟民族人家。站在东面那高山垭口上，隔河望过去，便可以看到一些用泥石构筑起来的低矮的小屋，散落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包间。解放前，这些山民被称为“边胞”。他们世代代靠种洋芋、荞麦为生，冬天则常常到山里去打猎。他们很少和外地交往，就连到过威宁县城的人，也屈指可数。每年，除了一些商人驮着盐巴、布匹和日用百货，翻过山去换取那些便宜的兽皮、山货外，平时很少有人进去。当然，那里并非“世外桃源”，尽管地方高寒贫瘠，仍然受到彝族土司的剥削和土匪、强人的洗劫。大白天，土司的家丁常常到一些农户家去催租，把仅有的一只母羊也牵走，或者一夜之间，山道上就陈尸数具。

这石门坎，就是我的家乡。它既不是通都大邑，也不是古堡重镇，但它却在梵蒂冈罗马教皇那金壁辉煌的通讯档案室里，占着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张由罗马教廷和中国石门坎直接联系的通讯卡片。

自从马可·波罗在热那亚城邦的监狱中，口授给同狱的一个文章能手鲁恩蒂用法文记录下来，写成著名的《东方见闻录》在欧洲问世以后，引起西方人士对东方的向往。当时，西方的许多家庭主妇，都惊讶于中国人怎么会用一种“黑石头”来作燃料。多少人梦想着要叩开这东方的神秘王国。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殖民者，便以炮艇作后盾，以传教士为先导，源源不断地涌向东方。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仅我国的大、中城市都建起了教堂，就连一些小镇和僻远地区，也出现了西方传教士的足迹。据说，当年白德礼教士到石门坎来开展传教时，是从云南昭通那面过来，顺着那崎岖山路，骑着骡子，后面还牵着两头专供他喝牛奶用的乳牛。当我长到八岁的时候，石门坎这里已经建起了一座教堂，一所医院，一所学校。

我的父亲是庄稼人，他们习惯了上一代人的生活，也从未想到要让他们的一代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开始时他们并不想

让我到那小学校里去念书，后来在邻人们的劝导下，才勉强让我去进学校。那时候，石门坎这地方，不少大人已成为天主教徒。在现实的苦难生活中，他们徬徨无路，只好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冥冥中的上帝身上，但他们中也未必有多少人相信死后会进入天堂。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小学生除了念书外，每个礼拜天也被大人们领到教堂里去。我们去的目的，主要是想跟着大人们做完礼拜以后，可以领到一些糖果。

我这个身上流着苗族农民血液的孩子，照说应当是个泥巴脑壳。可是，我在学校的各科成绩却很优异。因此，在石门坎小学毕业后，便被那里的教会选送到威宁县城里读中学。在中学里，我每次考试，各科成绩也都是名列前茅。尤其我的英文很好，我可以在课堂上和英语老师会话。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幻想。摆在我面前的生活道路，就不只一条。可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却由于发生了一桩对我个人来说是偶然性的事件，从此就决定着我这一生的道路。那年夏天，威宁县城在开运动会。在此之前，我已经是威宁中学“勇敢者”足球队的中锋。还在我家乡石门坎读小学的时候，在白德礼教士的创导下，已经开展了踢足球的活动。在那小学校前面的草场上，我们这些野孩子，打着赤脚，对着那呼啸而来的圆球，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去，然后跟着那飞滚的圆东西，奔跑、冲撞、狂叫、翻滚在地下。因此，我当时就学会了踢足球，而且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少年足球队员。那年威宁县举办的运动会，除了各种田径项目和篮、排球的比赛外，还有两个少年足球队到威宁来作友谊比赛，一个是贵阳来的“战军”，一个是云南昭通来的“良友”。我们威宁中学的“勇敢者”，当然也要迎战。比赛的海报已经贴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桩震动威宁县城的事件，而我就是那场风波的首要“肇事者”。

在威宁县城边，有一片方圆两百里的高原湖水，名叫草海。每当清风徐来，碧波荡漾，远山绿树，倒映海中，那确实是一个天造地

设的消夏避暑胜地。特别是当落日衔山，在斜晖照耀下，海面上一片波光闪烁，泛舟其间，更觉使人留连忘返。因此，每年夏天，不少外国人便携带家眷子女，从滇黔公路涌到这草海边来。他们除了在海中划艇作乐外，还在海边上搭起花花绿绿的帐篷，聚餐野宴。那些有钱的洋大人的洋孩子，也象他们父辈那样，在草海边上高视阔步，他们不仅在人们面前显示其吃穿的漂亮丰富，还经常在当地孩子们面前炫耀他们新鲜别致的玩具。这已为当地青少年们所侧目了。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同班的两个同学，到草海里去游泳。正当我们在水中玩得欢快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背着一只背篓，沿着草海边没命地奔跑。在她的后面，约有五、六个洋孩子正在嘻嘻哈哈向她追赶。其中有一个洋孩子还拿着一把小弓，几枝箭，对着那女孩子射去。这些弓箭只是一种玩具，箭头镀着银色的镍，并不锋利，箭尾是用各种颜色塑料作成的箭羽；还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的箭囊，那箭囊上印着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当然，这些玩具弓箭不致于会射死人，但却可以把人射伤。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气愤，便立即爬上岸，从斜刺里飞赶过去。我用英语大声喊道：“站住！不准射人！不准射人！”

那几个洋孩子扭头来看看我们，便傲慢地哼着鼻音，又向那女孩子追去。我一步跳过去，一把夺下那孩子的弓箭，摔在地下。他挥拳就朝我的头上打来。我一闪，迎上去，对准他的鼻梁就是一拳。当下，一场恶战就在草海边上发生。我们把那几个洋孩子打得抱头鼠窜，连那小小的绿色箭囊，也被丢落在沙地上。

这一下可惹恼了那些洋大人。他们找到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威逼校长要对“肇事者”严加处理。第二天，我这个“首犯”便被校长关了禁闭，声言要开除我的学籍。此事很快就在威宁县城里传开了，群情哗然。学校里的师生，更是异常激愤，许多学生在酝酿罢课。当时，“勇敢者”还出面找到校长谈判，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影响足球比赛，一切后果由校长负责。校长也明知引起这场风波的错处不在

我们这一方，如果硬要对我进行处分，不但于理于法说不过去，甚至还可能引起更大的风潮。迫于情势，校长只好让步，但是必须由我检讨认错，赔礼道歉，才可以考虑从轻处理。师生们当然不答应，更大的风潮眼看就要起来。校长一时无法下台，他便捧着一本圣经到禁闭室里来，要我三天之内把其中的一章背诵出来。只要我这样做了，便可以放我出去。

要我背诵的这一章，讲的是要宽恕自己的仇敌，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了，完全记得它的内容。这无异是要我悔过，承认错误。我拒绝这样做。两天来，那本厚厚的圣经，就摆在我面前的一张小独凳上，我连一个指头也没去碰它，更不用说捧起它来背诵了。

到第三天早上，当我还躺在两根条凳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来开锁，接着便有人开门进来。我翻爬起来，一眼就看到白德礼教士站在我的面前。他微笑着向我问道：“孩子，你忏悔了吗？我们都是上帝的羔羊，上帝，是很仁慈的，他会宽恕你的罪过，你忏悔吧！……”他一边说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

“不！”我摇摇头。“白德礼神甫，你并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我忏悔？！”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竭力噙住眼泪。

“孩子，这件事我清楚。”白德礼教士带着抚慰的口气说：“我们要相信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创造一切，也洞察一切。每一个人的罪孽，包括他内心里闪过的一刹那的邪念，他都很清楚。不过，上帝是很仁慈的，他会宽恕你。你快乞求他宽恕你的罪过吧。要知道，天堂和地狱相隔只是一步路，从罪恶的路上再跨进一步，就会堕入地狱，回头一步就可以走上天堂的大道。上帝创造一切，他唯愿他的创造物都能进入天堂。”

“不！白德礼神甫，上帝不是创造一切。”我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假若是上帝创造一切，那么，撒旦又是谁创造？上帝不可能自己又去创造一个撒旦来！”我向白德礼教士争辩着。他没有回答，却

急急在胸前画着十字。我又说：“上帝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在创造上帝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撒旦。……”

当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会突然产生出那样的思想，更没有想到我的这些话会使白德礼教士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久久地盯住我。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说话，象以往在教堂里布道时那样，对我讲了一通圣经上的教理教义以后，然后又摇摇头，转身走出去了。不多时，我被喊到校长办公室。我心想，这一下读不成书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校长却对我很客气。他说，由于白德礼教士出面为我说情，看在白德礼教士的面上，我可以出去。并要我作好准备，参加足球友谊比赛。

我感到迷惑不解，白德礼教士竟然为我说情？我走出校长办公室，同学们便把我簇拥着回到学生宿舍。

当天下午，我便参加了第一场足球友谊赛。我们“勇敢者”以二比〇战胜了云南昭通的“良友”。第二天，我们又以二比一战胜了贵阳的“战军”。

由于这两件事：一是打了洋孩子，被关禁闭不屈服；二是由于我的勇敢和机智，发挥了一个中锋的很好作用，我本人就射进了三个球，使得“勇敢者”在那次友谊赛中名列前茅。一时间，我成了风头人物。从此，我也就和体育界，尤其是和足球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第十一届奥运会，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地点是德国的柏林。那年，我正在四川成都华西协成大学读书。当时，我是由教会保送去公读的一个“边胞”穷学生。我读的是外语系，主攻英语，同时也学习法文。由于我的勤奋努力，我成了外语系的一名优等生。